

提到门罗，
我们往往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
那就是希望把她归类于“女权主义作家”或“女性主义作家”。

在欧美文学批评界，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1931—)即使不是家喻户晓，也从来都不是个陌生的名字。

张磊·著

崛起的女性声音

——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

The Emergent Female Voice
A Study of Alice Munro's Fiction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张磊·著

崛起的女性声音

——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

The Emergent Female Voice
A Study of Alice Munro's Fiction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崛起的女性声音：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 / 张磊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 8

ISBN 978 - 7 - 5047 - 5334 - 2

I. ①崛… II. ①张… III. ①门罗, A. —文学评论 IV. ①I711.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674 号

策划编辑 张 茜

责任印制 何崇杭

责任编辑 白 昕 颜学静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334 - 2/I · 0167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7. 125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5 千字 定 价 29. 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导 论 书写“她们”的历史与故事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门罗	1
第一章 乔伊斯式的成长顿悟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红裙子，1946年》	9
第二章 福柯式的规训与惩罚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去海滨》	27
第三章 学会书写“她”的历史	
——读门罗的长篇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39
第四章 作为权力控制手段的偷窥癖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我曾想对你说的事》	73

第五章 学会拒绝卑微：置换的身份与无声的复仇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蒲露》 83

第六章 中年语境下男性失语的深度焦虑与自我伪装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苔藓》 91

第七章 家庭生活背后隐藏的欲望与冲动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发作》 103

第八章 欲望、愉悦与反思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五道口》 111

第九章 凝视、偷窥与误读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橘子与苹果》 119

第十章 从“失语”到“发声”的女性历程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恨，友谊，追求，
爱情，婚姻》 133

第十一章 童谣、创伤与身份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熊从山那边来》

..... 149

第十二章 自我艺术追求与母性规训的冲突与和解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我妈的梦》	171
第十三章 女性逃离的悖论性艺术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	185
第十四章 心灵创伤与救赎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多维的世界》	199
第十五章 财富、婚外恋与敲诈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科莉》	209
后 记	216

导 论

书写“她们”的历史与故事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门罗

在欧美文学批评界，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1931—）即使不是家喻户晓，也从来都不是个陌生的名字。她曾经三次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两次获得加拿大吉勒文学奖，两次获得崔林文学奖，两次获得英联邦作家奖，以及曼式布克国际文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欧·亨利小说奖、莱南文学奖、美国笔会/马拉穆德奖、瑞文学奖、玛丽安·恩格尔文学奖、加拿大·澳大利亚杰出文学奖、英国的 W. H. 史密斯文学奖等重要国内、国际奖项，并最终于 2013 年成为极少数不受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十三种语言文字在世界领域广泛发行。曼式布克国际文学奖的评委之一、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女作家简·斯迈利曾对她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她的作品“既精妙又准

确，几近完美”^①。《纽约时报》评价其作品为“被中断的人生、岁月的痕迹、生命的残酷”^②，称“艾丽丝·门罗达到了无以伦比的高度”。因其创作主题中“以平凡的事情揭示深刻的意义”的“契诃夫式”文化内涵的传承和戏仿，美国杰出的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大赞门罗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称“其文学生命将延续得比她大多数的同时代人都长”^③。“简单的文字带来丰厚的情感，这恰好显示了文学最本质的能量”，很多人把她与擅长描写美国南方生活的经典作家福克纳、奥康纳相比。荡气回肠的巨作《隐身人》的作者 A. S. 拜雅特则直接称赞门罗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④。

相比国外，我国文学批评界对她的关注就有些姗姗来迟了。她除了在 2009 年因《逃离》一书荣膺曼式布克国际文学奖而受过学者们短暂的关注之外，直到她于 2013 年

① 康慨：《艾丽丝·门罗 堪称“当代契诃娃”》，《东方早报》，2009 年 6 月 4 日第三版。

② “10 Best Books of 2004.” *New York Times*, 15 December, 2004.

③ 《门罗说：小说是一所房子 而她的房子里住着各色女人》，《杭州日报》，2009 年 6 月 7 日第七版。

④ 转引自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年，封底。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开始受到普遍的关注。不过，不管如何，门罗的获奖毕竟让一位当代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的成就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也对我国如火如荼的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提到门罗，我们往往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那就是希望把她归类于“女权主义作家”或“女性主义作家”。这似乎是出于一种妄图对解读客体充分掌控的“批评家”的本能。然而，不论是门罗本人，还是不少睿智的读者，都坚决否认这种将门罗“标签化”的行为，认为这样去解读她的作品未免“缩减式”地理解了她作品中本来更具开放性、更具多义性、复杂性、模糊性的深刻内涵。不过，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她的作品却又确实和其他具有显性或者隐形父权意识的作家（不管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如果变相套用或者说重写威廉·燕卜逊在《几种牧歌形式》中的话，门罗的小说确实是“写作的内容关乎女性，写作者本身是女性，写作的目的亦是为了女性”。或者说，她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

具体来讲，门罗笔下的形象，大多数是女性，而且是不同外貌、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社会身

份、不同时期的女性。不论是女儿、母亲、祖母、妻子、阿姨，抑或是家庭妇女、作家、女仆、图书管理员，不论是 19 世纪末的妇女，还是 20 世纪早期、中期、晚期的妇女，都形象、鲜明地具有门罗式（Munroian）的特征——表面上看似不同的女性，其实都是“女人”这一中心身份的不同变奏。

就主题而言，门罗笔下的这些女性也往往正在经历、已经经历，或者即将经历自己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崛起，是典型的“女性成长小说（Female Bildungsroman）”，不少还是典型的“女性艺术家成长小说”。从最初的“无知”到后来的“有知”，从失语到发声，从被动到主动，从压抑到爆发，无一不在体现着这些女性痛苦、艰难但却必然要经历，也应该经历的自我成长历程。

具体来讲，门罗笔下的这些女性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直面挑战各种被赋予“权威”的男性他者，打破、颠覆与解构他们对女性、对女性气质的种种规约。为了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即伍尔芙式的“一间自我的房间”），也为了争取稳定与正常的心理空间，她们不得不与男性公开地分庭抗礼，甚至不得不痛苦地做出抛弃家庭、抛弃孩子的“极端”行为，逃离压抑她们、限制她

们的男性空间，开辟自己的女性“乌托邦”空间。在一些作品中，女性的“身体”本身也成为一种深刻的象征之物。借助它的“狂欢”，女性可以完成灵魂的“释放”，完成“她”者历史书写的仪式，更是对父权话语者为女性主观、任意建构的“贤妻”模式加以回击。在另一些作品中，门罗还通过非线性、循环性的“后现代”式写作手法，成功地展示了这些女性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互构关系。同时，这种写作手法也成功地回避了以维持菲逻各斯为中心的、系统的、作为表达父权工具的论述方式，让女性逃出此定局的思维、情感方式。

当然，门罗笔下的女性也并非都能成功地完成“成长”的仪式。有些女性在力图“成长”时被彻底噤声，甚至被残酷无情的父权暴力诛杀与毁灭。甚至有些女性在“反成长”。她们在经历过对父权的反叛与斗争之后，开始恐惧、焦虑、迷惘、犹豫、退缩，甚至走向反动，自愿回归父权统治下的牢笼。不仅如此，她们甚至会与父权意识合谋，共同压迫其他的女性（尤其是比她们更处于弱势的女性）。在这里，门罗的用心可谓良苦，她并不希望都以简单的“女性乌托邦”式的美好前景来“麻痹”或者廉价地“安慰”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不愿意都用“女英

雄”的故事来简单地对抗无处不在的男权意识。相反，描写这些看似“失败”的女性的软弱和无力，恰恰说明女性本身对父权意识形态的自我内化有多么地深重。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句至理名言在这里特别适用。同时，这也是门罗比其他流行、媚俗的女性伤感小说家和女性浪漫小说家高明、深刻的地方。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门罗也在部分小说中以男性角色为整个叙事的“中心”。然而，有趣的是，他们看似“权威”的视角展开的叙事往往是“不可靠”的，不论是“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判断，抑或是“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解读^①。最后，这些不可靠的叙事往往被彻底消解、解构与颠覆。这些男性在话语表达上从“权力”到“无权”的过程，恰恰从另一个层面微妙地反映了女性话语权不可避免的崛起。

为了更好也更为集中地阐述门罗在女性主义书写这一领域的成就与实绩，笔者从门罗迄今为止已经正式出版的

^① 有关三轴线及其对应的三种不可靠叙事行为，参见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十四部作品集（不包括各类选集）中选取了十一部，并对其中的十四篇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析与评论，重点是她创作的女性主义主题、女性主义叙事策略与方法。由于门罗在国内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与发展，笔者将这本书作为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能够激起我国学界同仁对这位当代伟大女性作家更多的重视与关注。

第一章 乔伊斯式的成长顿悟

——读门罗的短篇小说《红裙子，1946年》

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1968）是门罗精心磨砺近二十载始发的处女作，一经问世便荣膺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在小说集中，作者既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书写小镇人们的生活细节、悲欢琐事，同时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其中，使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性。其中，“成长”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门罗笔下这些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少女还是妇女，都在生活中不停地寻找意义，寻找“成长”的各种可能性。

在很大程度上，书中女性人物的成长是通过一种乔伊斯式的顿悟方式实现的：引起顿悟的契机大多是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一个普普通通的物体或者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然而，它们却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产生了强烈触动，使她们灵光一现，透过生活的平静表象而对自我身份、家庭关系和人性产生了全新的认识。正所谓“惊人之处在于发

生的方式”^①。门罗正是用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调动各种感官与意象，对普通的生活场景进行精细入微的细节描写，运用乔伊斯式的顿悟手法刻画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心理变化，化瞬间为永恒，以此表达成长、爱恨、生死等严肃的生活主题。

在这部小说集中，短篇小说《红裙子，1946年》正是门罗创造性地运用乔伊斯“顿悟说”这一文学理念，成功地表达少女朦胧的顿悟与酸涩的成长经历的杰出范例。表面看来，这篇小说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强烈的矛盾冲突。然而，门罗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对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素材进行了精心的加工，运用第一人称视角放大了细节的主观性意义，并通过内心独白手法的高超运用，深入到主人公幽微的内心世界，捕捉其情感的瞬息变化，展现她在成长过程中由细节而引发的朦胧的精神顿悟。与其说门罗在讲故事，不如说她是在营造一种青涩的成长氛围，其中承载了每个少女都会在成长中体味的忐忑、失落、孤独、认可和领悟。

① 袁楠：《“惊人之处在于发生的方式”——从艾丽丝·门罗成名作〈快乐影子之舞〉说起》，《中华读书报》2013年11月13日第九版。
<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11/13/nw.D110000zhdsb_20131113_1-09.htm >.

一、“顿悟说”与门罗

《红裙子，1946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刚刚进入中学两个月的十三岁少女，处于青春期来临的时期，开始产生叛逆心理，与母亲产生分歧，并初步有了朦胧的性意识。她所面临的挑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适应自我身份从儿童到少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努力融入中学的社会关系当中。在文中，主人公经历了一个从忐忑、失落到圣诞舞会后产生朦胧顿悟的过程。门罗运用细节描写作为引起她情绪转变的契机，将主人公的顿悟作为小说的高潮，在有限的篇幅中巧妙地展现了主人公面临挑战时前后的心理变化，完成了她形象的升华。这种写作方式与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提出的“顿悟说”可谓不谋而合。

（一）“顿悟说”探源

“顿悟”的英文“epiphany”源于宗教，意为“神灵的突然显现”。在基督教中，它是“主显节”的意思，指“初生的耶稣在东方三贤（The Three Magi）面前的突然显现”^①。在汉

^① 屈荣英：《乔伊斯的“顿悟说”简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06页。